

愛憐日本（續完）

葉醉白

百餘社團壽 蔣總統

在外國，能够有百多個團體代表為中國領袖祝壽，恐怕是世界上空前的第一次。

民國六十一年七月，我從戰地越南返香港，不久即受日本世界國際文化產業促進會之邀，匆匆從港飛日，參加七月廿三日九州福岡之會（當時香港被邀的尚有華僑書院院長王叔陶及畫家林建同等）會後由九州自南至北，沿途參觀佐賀名古屋京都等十多城市而抵東京，當該會八十六高齡總裁中野與之助，獲知我畫馬，即要求我即席揮毫以後，讚嘆之餘，即請我由旅館移居該會總部貴賓室，並派幾位小姐照顧我。不久，聽黑田告訴我，中野總裁準備先田中首相訪美，求見尼克森，幫助制止田中之訪大陸及不與中共建交，這一消息，真使我大為感動。因中野總裁不僅耄耋高齡，且兩腿麻痺，靠輪椅代步，今為我中華民國，竟不辭遠涉重洋，採取最勇敢的正義行為，在我們中國歷史上也只有申包胥乞師秦庭差堪比擬，但包胥是為了自己的國家，而中野是為了別人的國家。可惜最後被日本外務省故意延緩護照，直到田中訪美歸日，才能成行。

中野總裁訪美歸來，席不暇暖，即決定立即組團訪華，並參加我們的國慶。可是，此時正當斷交之後，反日如火如荼，他們一怕下飛機會遭擲石，二怕我國政府乏人理會，他們沒臉返日本，該會祕書長中野利弘一再和我商量，我因為中野總裁訪美訪華之毅勇所感動，而且此一義勇行徑，祇我一人洞悉底蘊，畫家本不宜多問事，但古代弦高一商人，尚知矯命犒師，我怎能當此關頭，放棄國民一分子之「匹夫有責」呢。乃一面竭力請求我大使館趕辦簽證，一面寫信及長途電話報告國內有關機構首長及各報社，詳細說明中野總裁見義勇為之內容。結果，滿懷疑懼的中野總裁獲得我朝野各方相當隆重的禮遇和電視報紙的揄揚，認為訪華十分成功。他于返日後立即召集全國百多個分會之代表，在東京一大酒店開會，一面一致決議「永遠親華」一面設置禮堂懸掛中日國旗及蔣總統玉照，全體代表二百餘人，恭向我總統鞠躬祝壽，並請我大使館林參事演說。（此時大使館名義上已關閉，彭大使不便出面）林參事演說當然痛斥田中斷交之非，各代表態度嚴肅，不斷點頭，且有落淚者。（筆者被邀觀禮，并由筆者電邀中央日報黃天才、聯合報王光遠及中央社張君共同參加）事後林參事一再誇我國民外交做得非常成功。事實上也祇是適逢其會，為其所當為而已。

自備伙食辦理會務

後來幾月以後，看報上說日本各地紛紛成立親華團體，當然是中野總裁策動的。

我接受中野與之助總裁的邀請，住在東京新宿區該會總部之內，歷時半載有奇，可說是同他們生活在一起，故知之頗詳。該會名稱為世界國防文化產業促進會，其宗旨致力於國際和平而以文化產業合作為手段，其幕後則為大藏、通產、勞働、文部所支持，該會在幾年之間，在全日本建立百餘分會，香港及亞洲許多國家，亦已成立若干分會，實力相當雄厚，在東京總部辦公的只有四十餘人，奇怪的是這批青年都是為崇敬中野總裁的宗旨而來盡義務的，大家不受薪給，而由家裏供給津貼，會中只供給膳食及每年兩套服裝，可是他（她）們的工作，說出來幾無人會相信。每天清早四時半便起床，即全體動員做清潔工作，從七時早飯後，就一直工作到夜晚，普通到九時，有時加班到十二點或一點，從沒有週末和星期日，甚至過年也有好多人不願回家。她們都身兼數職，有貴賓來，穿起吳服做招待，像古典美人；利用空隙（如中野總裁訪美留下來的）又穿起工人裝，完全是個泥水匠。又做收發，又兼打字。總之什麼都做，什麼都自動搶到做，她們年齡也不小了，但她們不知什麼叫戀愛，也不想結婚，她們為了信仰和工作，什麼都忘記了。

這當然是一個最反共的團體，他們老早就翻印蔣總統在抗戰時發表的「敵乎？友乎？」那篇文告，並印發中共如何赤化日本的戰略等許多

書刊。

最妙的是中野總裁的壯志，都不為三個兒子所贊成，而被中野驅逐。現在在中野總裁左右，忠心耿耿的中野利弘和中野良子等全都是義子義女，道不同不相為謀，親生子也路人不如，中國古代也有不少例子。

黑馬為天馬辦畫展

留日數月，關於我的畫展活動，有兩大困難，第一、東京有名的畫廊，非早一、二年先行預訂，臨時決無地可展，笹川良一曾為我介紹東京最大最有名的三越百貨公司畫廊，公司各部負責人立時會商，無奈三年檔期全部定盡，第二、報紙、電視幾乎全面親共，難期將我作品與日本社會相見，文部大臣、參眾議員只是一點國民外交，國際文化促進會也是愛莫能助，正在為難之際，「一匹「黑馬」來了！

有一位名叫岡芳一，他曾在北平二十年，說得一口很標準的國語，他現任內外經濟通訊社社長，一個偶然的機會，他看見我的畫集，後來他拿畫集給東京美術沙龍社社長竹田嚴道看，竹田嚴道在北平道也是一家日報社長，他此時正參加國會議員的競選。據介紹，他是當時世界第一大畫商（一九七一年統計，莫斯科美術館出售八千餘件，而東京美術社售出一萬七千餘件）竹田一見我的畫集，就向有岡表示，願收藏我的全部作品，並與我訂三年合約，俾在日本五十城市展出。

事成之後，一九七三年二月一日，竹田將我作品在東京有樂町大百貨公司畫廊作首次展出，一週之內，百件畫馬，全部售罄，第二站是小地

方大分，原定展期兩天，第一天被搶購一空。

我在國內及南洋，並未用過「天馬展」的名稱，後來因我寫了一本「天馬論」，指出馬有「天真」「天美」「天善」「天行」四大美德，且有「天馬行空」「開張天岸馬」之意境上的名句，漢武帝為奪得大宛之天馬而作「天馬歌」，香港大詩人曾克甫亦作「天馬歌」相祝，日本名作家高木桂藏願將我尚未出版之天馬論譯為日文，為此竹田嚴道的展覽我的作品，居然就用「葉醉白天馬展」發請柬，並在各大報刊出廣告「天馬創作家，世界之巨匠。」而在今年，更組織「葉醉白天馬事務局」，專司全國五十都市之展覽。

貴在敬才而不忌才

日本政客軍閥氣量狹窄，從其侵略中華與偷襲珍珠港可以知之。但日本在文化方面，却似乎相當的大度。我在電視上還看見隆重其事的介紹楚霸王與李太白。據說，齊白石早年在北平開畫展，無人買畫，忽有日本總領事須磨參觀後將他的畫全部收藏下來，于是白石之名大著。至于最近吳清源、林海峯、王貞治在日本稱王稱霸，老實說：「天才出中國，成功在日本」，而日本均予以同本國人一樣的敬愛。至于我去日本，時機最壞，在港時朋友均警告不可去，就因為新聞界媚共，畫廊未預定以及正鬧中日斷交的關係，但我之敢斷然赴日，則就因為看出日本社會這個敬才而不忌才的特點。

迫我抵日以後，我和一位華僑助手從齊白石談到林海峯，我認為日本頗有愛才不忌才之量，問他我這觀點對不對，他說「對的，日本人的特

點，只要你比他強。」後來居然在三大難惡劣環境之下，鑽出一匹「黑馬」，而且這匹「黑馬」還被妄稱為「天馬」。無論如何，日本社會之「崇善」精神，真可算得是日本文化的一部分。

頗使我感動的是一位日本畫馬專家海老根駿堂，在我離日赴美之前，一批日本畫家為我餞行，宴後，有人提議至我居處共同作畫。當然我以主人的地位，請他們先畫，海老根駿堂頗為自得，一面畫馬，一面用日語向他們解釋。最後輪到我，我是用疾風迅雷之勢大草書的潑墨法畫的，在他們凝神屏氣的一刹那，即已揮成一幅飛馬，舉座為之震驚，海老根更高聲連喊「世界第一」連四次之多（助手郭秋娥小姐翻譯告我）事實上那幅畫畫得並不好，只是氣勢壓倒他們而已。不過，我看海老根駿堂以前為日本天皇及諸將軍畫馬祇是工筆放大，今一旦用大筆作畫，連中鋒側鋒也分不清，事實上他連用筆用墨還莫有入門。但是他已畫馬五十年比我多畫了二十年。

敬乎友乎我見猶憐

這樣看來，對於日本文化，似可獲得若干觀察的途徑，第一、是日本吸收了中國文化之精華，很有計劃很有組織的運用了「攝」（佛經上所歸能）「化」（加中國文化加以適度之濡化）「分」（條分理析為多面之道）「立」（藉道以制禮，由禮而治心而成為心物合一之實踐型）「踐」（全面性在衣、食、住、行上實踐開來逐漸蔚為風俗化、制度化）第二、日本文化實踐之結果，成為強大國力，但因缺乏大道，而從帝國主義之本質，偏擷了「武士道」作為大道，乃成為東亞

侵略之道首。第三、日本投降以後，始知武士道並非日本之金丹，于是乎武士道不期然而然的式微下來，但其他諸小道植基仍甚深穩，于是乎又化爲「在文化上保持最古，在經濟上發展最新」之特殊文化效能。第四、由于有「小道」而乏「大道」之缺陷，于是乎少數流氓型人士黃綠時會



本文作者（中）與日本文部大臣稻葉修（左）合影，右為稻葉修之子媳。

而成當權派，一下子迭受三個巨浪所衝擊——經濟大國再變爲政治大國——與美國脫輻而作獨立自主之外交——被中共統戰壓倒的表面輿論——于是除舉國投入中共懷抱以外，則無日本之路。第五、更由于日本政府迷失方向，而具有深厚的中華文化根基突然吐露光芒而成為對中華文化的「反哺」作用，而形成了日本民間之反對政府比諸我們中國人之反日更爲認真更爲熱烈。

基于以上對於日本文化五種途徑也可說五個橫斷面的觀察和剖析，可以明顯的看出，中日斷交以後，表露了兩個極端，在無大道可循的日本政府，一意孤行，表現了秦檜式的投降主義，而在饒有中華文化根基的日本民間，擇善固執，表現了岳武穆的精忠主義。那麼，現在要問，斷交後之日本，究竟是我們之敵，抑是我們之友呢？我們將採取一元的反日論，抑或採取當反的去反，當親的去親之二元論呢？

新的現象值得注意

自從中日斷交又斷航以來，在民族情緒上當然會大起波瀾，可能成爲長時期鬱結而爲鄙視日本仇視日本的惡性民族仇恨。但是我們却藉此得見，日本文化從未曾有的對我們中華之祖性的「反哺」美德，這正顯示了我們自己古文化外延（禮失而求諸野的意思）的偉大積效，我們應該趕快收拾起對那一小撮政客仇恨，而寬宏大量的迎接這大面形的日本民間親華的真情摯誼，（所以中華學術院授予中野與之助哲士名位是很明智的）更進一步，對中日間作有計劃的國民外交與文

化交流（真摯的高級的具有威力性的）着眼于中日關係之百年大計，才算是對日政策之正確性與積極性。

我們往昔有一個時期，不惜「掘苗助長」手段，認爲必須首先打倒古文化，才能實現國家之現代化。現在從日本這個在文化上保持最古，而在經濟上又能發展最新這個特殊規律來看，往時我們國家之不能現代化，不是罪在古文化，而是罪在古文化之未能實踐。

最近從報上看見政府領導階層常有「往下紮根」的號召。這可說是建設新中國的基本路線。往下紮什麼根呢，不外于文化和經濟，但經濟之根，仍有賴于文化。

那麼，我們將要怎樣把我們的文化「往下紮根」呢？也就是如何真正實現 蔣總統提示的復興中華文化呢？這個問題實在是太大，但若就其最高原則而觀，不外于首先要建立「民族本位的文化思想觀」，其次趕速糾正花團錦簇的飄萍式的虛蕩文化，而變爲樸實的去蕪存菁的「全面實踐」「全盤皆活」的文化型，再其次是知識階層不必太集中于大道之宣揚，而致力于全社會新小道之建佈，從而塑造小道大道階梯性的整套性的革命文化。有一個新現象值得注意，那便是日本小道的文化實踐面，雖然根基深厚，但因正受灰色赤色的嚴重侵蝕，一步步的走向「降弧」；而我們久患慢性虛蕩症的文化，却由于不斷掙扎奮鬥，而逐漸跨上起死回生的「昇弧」上，抓緊這個「昇弧」面性「往下紮根」，舉國厲行革命文化，便是復興中華文化的康莊大路了。